兩山墨談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吳興陳霆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十三而終世儒固多疑之以爲年之短長命也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

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緣是以竹書爲信予考之
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
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
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
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
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
大定之日蓋指爲六十年則是滅殷之時武之
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
洛陽名園記云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

隂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注但言桑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

商世雩帝之所故湯以旱禱于桑林商世因謹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即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用之會享則褻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固遜也太王志欲翦商而太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太伯逃去于時商日衰而周日彊周益駸駸有代商之勢太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間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

焉予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曄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曄固得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之文而僞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漢公主間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孟長主則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捧然董偃死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潘氏榮曰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昌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竟奪衽席之愛躬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汲黯之巖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思寡欲以郤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爲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

胥等也伍氏三世爲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
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李
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
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
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
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弑復計滅王僚之亂
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
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爲
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僇其屍可乎太

白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讒而戮賢自平王之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故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而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爲夫差復父之讐是其孝爲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讐

君則移孝爲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
敵則始終爲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
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
吳而被戮故例爲之悼恨吾今暴之於春秋下
隱惡之誼也又按楚鄖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
非是不讐上虐下爲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
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鄖公之言如此則
春秋之士固以爲君父不可讐矣乃知申胥之
言其著胥者雖甚正然亦楚繫第一義也又左傳云鄭患

獻然不在後世此皆可為復讐之斷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兄又有間矣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内徙時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愛日齋叢抄載唐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宴會蔬食任陳酺醢

永爲常例以爲古帝王生日禁屠宰之始然隋文帝生日詔天下爲其母明元皇后斷屠以示報本則生日禁屠宰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嘆曰怪哉怪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虫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俱備漢馳道中有此物詔問東方朔朔對如此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以去虫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令人取虫浸

酒中須史糜散予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酒解憂蓋用胡語也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為陰魄所蔽故為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此則置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

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猶所不足處則爲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爲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月抗故墮於暗虛而爲食以是亦爲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秘籌妙算若與鬼神爲謀非人可矚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

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今
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
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
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遠
平岳之奇功照暎今古而彌之謀畫則知之者
鮮當爲拈出

齊人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
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巽謂以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黔敖字以予觀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檀弓之高古也

元末明玉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同聽政我

太祖既即帝位昇猶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廷

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
妾夫業一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
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聞王
師致討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宗
處其僞都重慶顧以天險難攻總命老弱守之
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
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
銅鑼峽兵不得進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偏江

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城隤守者震恐無復鬬志遂以出降此得之戶曹王正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張然滯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之其犬烏龍注睛聳耳舐唇視奴然呼曰烏龍烏龍大應聲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烏龍以名犬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龍語盖

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俚語拜狗作烏龍
為據何淺聞也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
穆於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
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
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
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
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
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精

誠非包也此即吾儒無為而治王道本諸天德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為者得人以任衆職久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為所謂天德者精一以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墮於虛寂而目之為異端也

晉顏含不肯從郭璞筮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宋晁文元平生不喜推衍之術其言曰自

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眞達生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務變更以亂天下者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南十四

乎乃開宥宋之治自後高位亦閒有南人蔡天
下目縣太平杜鵑之聲其兆于宋初者不闢益
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今之椰盃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
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
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illegible]當斛時方大醉故今
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illegible]然子胥記信孫國有
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
劉章者得二核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

可供二十客豈亦郴之類耶但鄉醆素所醞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與曰洛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啓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緊謂堯以天下讓一山

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盖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君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曰欲殺之斯盖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縁而必欲害

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與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董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觀種植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恥而當時亦不以為怪非若後世有士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澤處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為先事之兆然予嘗觀張晴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

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
多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
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
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
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主祝女
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大祝
以傳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誤自莊周以
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

予之事蓋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傅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傅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者傳傅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

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愼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雞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瞋止妄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乎謂此獨爲最切也

東坡之言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脊于非文人而所性所值實恊此言以是知坐困不免也

雨山墨談卷之十三

吳興陳霆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葢公平生歷履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槩雄厲眞有凌轢萬象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之秘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鯨波再涉而不懼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

夫嘆老嗟卑悼遺佚而憫厄窮者徑庭矣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
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
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
行乎利害之塗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
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為民而已私無預
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已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
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為任天下者類如此

與夫釋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語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焦勞之途則厭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二妾史記汲冢書皆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畧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

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吳二人方止死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敢前犯楊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兩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亾吳之罪獨得以逭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也

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盖寓言以譏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避逅若此

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其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從盧啣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倣於此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左氏載董狐之言曰盾身為上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弒其君者非盾

而誰予謂此言亦未足服盾也弒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驟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間必相猜嫌乖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亡度其當時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爲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逮及之懼非穿弒公則公族趙固有所必至者故嘗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爲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

而發端釀禍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弒君公以盾故而被弒是穿特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譬之父兄與人爭鬩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詞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道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援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

盾雖不知猶爲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盾未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誣之乎其爲法受惡越境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玆不復論又按左氏河曲之役士會謂秦伯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又晉將薄秦人于河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觀此則穿之狂躁易動蓋性成也其於行弒宜其無難者盾之逐國不惟不討且使之逆成公于周則將護之明矣以其舉措而縱其心則首惡之坐罪如之何其可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伃王政君爲皇后汪克

寛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為昭儀綱目書太宗才人以著其麀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掾甘露中書皇太孫驁生注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婕妤予細考之竊意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顧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為后故綱目譏書其始以著其醜政君為宣帝令后擇取以賜必於宣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

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失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饗群臣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為飲茶之証予閱趙飛燕别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莫考其制一日得楊鐵崖所賦始測其彷彿其云虛輪羣彰横縢倚輗平廂層構低高閒施木鐫象以正立手擧簪而有携引鼓鐲於上下各知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衡遙而運規途遞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堠之旁羅巳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　朝曾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剌人眼目亦

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已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怫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為依阿俯仰滑稽鶻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眞臘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甚詳中間紀其曆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為歲首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為後九

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間始改豈眞讖晉曆

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尚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楊溥劉友益曰書卒何予徐誥

也自宋弒零陵是後弒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

鄰公書薨於是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

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

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詞意

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覩五國故

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遇殺方誦佛書於樓

上使者趨前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之卒實徐諧弑之耳盖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史而歐公以家世隷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今特暴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事史冊皆不明言盖當時秘之也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于觀之廵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

馬香經調習忽爾騰躍踏僖宗左脇遂倒地欲
死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
稱氣疾醫人候脉謂爲膀胱氣作投治莫效卧
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
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
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
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
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
章敏之言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

盡實者必多矣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
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
氏畧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
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
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
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遵而行之而後之儒
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
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悖逆此皆先入之疑勝

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魏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而知荆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無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荆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

之計坐成隳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尼以得天下之形便與否而已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慚恨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難行亦必不至於傾危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矣而不能先事諫止可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與飛羽其夙契深厚雖名爲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固嘗致其不悅矣及羽

敗殁而先主念羽之厚乃决然欲爲其報讐孔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超之徒尚在必相與悖恨忿怒而釁成此舉孔明雖欲亟止是行寧不慮諸人之疑已之棄漢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惜孝直爲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壁庶可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爲非而勢不可已則姑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兇

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免千慮之一失也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逸周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尚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寘鼎大規已立矣

幾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雒邑以其在鎬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　計在武王本年或謂之奉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特避居于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爲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固周公常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

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句往往崛奇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

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靜江其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知聯石鼎者果有其人矣

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以伊陟為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

中壬沃丁太庚小甲雍己數君則後相距蓋二
百十餘年伊陟果壽度至斯時當幾歲矣固無
求此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
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五年
假令陟與之相始終則須年百有八十天下寧
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儒已訛其壽考陟
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也如是也以疑陟爲尹之
後人而時有降帝之功可以匹休於伊故周公
特偶君奭言之世儒不考遂謂其壽千耳

海中有蝦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插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蝦夷以多鬚也酉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飄至一處人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久而亦有詩云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爲求救於龍王因悟爲群蝦所戲向所遇乃蝦爲也大槩如烏衣國之類此殆因蝦夷之名而造爲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陜山山谷亦有虎時時受虎尾過行路一豎坐地

牧兩牸以揷揷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搦兎兩
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犂挨老樹牯則喘視同
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拟牯無負一村
譽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
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眞
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焉君落平驚風雨
洪覺範云狗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爲兩牛
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詩紀
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乎 記宋紹聖小人

有目司馬公爲牛者黃完者不平作宛牛文以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枕犁而臥乳虎出翳林間欲前啖之一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轉鬬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髙視牛蹂躪之處意以爲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衛其人之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冤哉又記程史特牧相衛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攫特則牧與之鬬牧黃則特與之抗更互迭進久之村民嚾呼而

前虎始逝去而牸牧竟全吁亦異矣夫吠山之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貿竟之牛雖能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而常爭疑者衆矣安得牧牸兩全彼此相信愛如程史所云者哉

雨山墨談卷之十四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吳興陳霆

子房進履於圯邊韓信受辱於跨下後一爲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史記秦楚月表叙曰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於是天下大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伐秦起襄公彰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詳其文意以德者是指虞夏商周而言用力者殆指秦也蓋謂昔之欲一天下者用德如虞夏商周必積累數十世而後成用力如秦亦須更涉數世而後克所

謂一統之難如此宗儀不察其意乃於以德若彼下註曰即契與后稷及秦襄文穆也用力如此下註曰謂湯武及始皇也夫以秦世數公之積德爲用德而以湯武之伐暴爲用力此殆後世非聖叛道之言豈儒者之論哉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爲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言反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

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乃舊造秦臣則事楚楚蹶則歸漢無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行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狥國者哉其諫易太子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據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此不過勉為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古者以車戰三代以前未用步也晉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攻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爲行設五陣以相離謗之羣狄大敗是後世之步戰始此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兹云云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兹言托疾也然兹義未詳或謂兹草也負兹猶言負薪負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記叙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兹注云

兹蓐席也然則負兹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
謂坐蓐伏簀也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
滿晴陌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
荷紫以生紫爲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
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
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
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
而蔭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

已後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軒盖恩禮視大夫也而北齊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犬乃有儀同郡公之號豁以縣幹食物十餘種盖前乎此而秦松封五大夫後乎此而宋石爵磐固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郤玩好非甚慮之明遠不能也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
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
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
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
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囂而塵
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
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詞曰以下則州犁答詞

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
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通貫此正左氏善
敘事處使他人敘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
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南宋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
八月內爲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窗雜識畧云
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
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
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

奏請大臣取神欑之最下者斵而視之朝議以
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
槨納衮冕翬衣其中遂不復改歛至此被發徽
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
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眞僞不可知
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
未嘗還也每閱至此私恨虜讐之深宋茹寃之
極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
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于時欽宗尚

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于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含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檠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遊辭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

之誤信耳

程學士嘗預修宋綱目謂得於黃文獻公之言乃信陸秀夫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文山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因遂奏御悉改舊史所稱於文死節日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某陸抱帝赴海日則止書其氏名且謂當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爲相憚於驟更惟彭文憲與予意合予竊疑之考之宋史與陳氏續編俱載德佑二年正月拜文公右相兼樞密使往

使伯顏軍前公辭相以行被執而逃五月益王
即位公自溫州入朝申右相兼樞密使之命至
六月復詔公同都督諸路軍馬乃出開府日月
次第可考不誣而程主於前言乃於入朝命相
之條止書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軍於其目中
添著命相固辭之語且合六月所詔同都督之
命於命樞之日此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考文
公在當時其自鎭江得逃楊有脫歸𨤲言元兵
遣一丞相入閩州說降丞相謂公也公以夜抵

楊城下開使者談御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張弘範語厓山士民曰汝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爲厓山亾日置酒大會張謂公曰國亾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是丞相之稱在當時已習雖然此未足據也指南錄公所著也而有句云爭元作相總成塵先太師祭文公所撰也而有句云再相出督身荷憂責臨刑之日元主問其何願對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然則其自言亦固謂爲相矣若其年譜

本傳則皆書云辭者此實有故蓋古者國亾則
責備於君相當時宜中世傑實用事公雖任相
而出督于外朝事不預知意以他人壞之而已
當其啓天下後世當必有責備之者雖公以身
徇國而亦不免介介於後世名此所以有命必
辭而不得已則出而任事年譜本傳亦因公之
心迹而書之然告詞錄黃不聞繳納則固已爲
相矣若陸之除拜則又有可言者陸初與陳宜
中不協謫居潮州後張世傑言請行朝召爲簽

書樞密院事時景炎二年之十月也續編載祥
興即位以陸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張世傑同
秉政程乃削而不錄謂其死日官止簽樞夫自
景炎召還至祥興二年死國踰越三載安得猶
守初職也且承平之時兩府轉遷尚不踰歲此
為何時而用人乃爾艱難之際命相為急于時
宜中既逃文公出督張世傑雖稱秉政而以武
臣不拜然則首尾三年之間其任相者誰歟陳
仲微從二王入廣目擊時事其所著衛王本末

云祥興即位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指
南錄亦云陸君實承嘉推戴有方及駐厓山差
宰相凡朝廷事皆其潤色紀綱之據此則陸固
厓山之相也吾意當時播越海濱封拜草草雖
以陸之入相而遠近或未悉知迨其滅亡而紀
事如塡海等錄追書舊事留其初稱故但云已
耳而程乃盡廢舊史獨據以爲筆削之案此又
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二公之取重於天下後
世初不係於官爵獨謂續綱目既詔行誠慮天

學者不考而宗信之也故著其說於此
嚴光之不屈世皆謂其立志高潔此知光之外
者也新安程克勤曰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
迹草澤以待天下之一遇光武之主猶以爲未
慊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侯霸亦先生故人位
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凜然下飭若見爲非其
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從
之中而安故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興者
所謂非常人也其立論頗異流輩然奬與疑大

焉竊原光與帝舊同硯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
而已燕昵之私微遂之狎在人情所不能免而
況其時光已年長視帝則子弟行也則夫語言
容色之間寧免於倨肆而周旋禮度之際安保
其無欽耶及帝登極光疑其或未能忘已而容
物於是變姓名隱之澤中而帝追念故人意不
能忘也乃遣使物色之追其詣闕而後偃臥於
賓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昔帝而佚霸
班舊人然不能知也故雖位居鼎足而輙有擬

兒之譏要領折之警觀此則光之素挾長凌物微可見矣諫議之除帝將資其鯁諤之益而光以受命于朝當必改轍易步強己所不能而隨時頫仰則夫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恭遜之容祗承之態要不能一旦黽勉而曲盡其禮於是終於辭避至以堯舜巢由之言姚郤之而帝亦度光不可留強之或累異日之保全也乃聽其去然前此有狂奴故態之言則帝之微意可見矣此則光之始終表裏春秋所謂推見至隱

晦日有食之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以是月朔望日月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畫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予疑當雷字誤也十二月晦日而雷有聲則所發非時故特紀異耳

太史公六國年表其叙秦之興曰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

比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
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殆類
術家鄙誕之說信如此言則自漢以後若隗囂
公孫述之徒竊據西土自謂天命可覬而繼以
敗滅此又何也又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
暴戾則秦不足法明矣而復云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
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
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

異悲夫則又嘆悼其所爲若是爲後學窺豁者凡此皆遷學術備駁識趣卑陋處昔人譏其淺陋而少聞道此亦其一云

雨山墨談卷之十五

雨山墨談 卷十五